

## 釋股未必能使黨政軍退出三台 公共監督、編採自主才符合公益

目前各個社會團體已經熱烈展開「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」，三家無線電視台霸佔頻道維護威權體制，是眾所周知的必要改革對象，因此這運動當然是非常振奮人心的舉動。不過要如何達到這目的，其中牽涉不少複雜的議題，是需要大家一起來討論的。有人提出「黨政軍釋股、股權大眾化」的作法，作為主要的訴求，這實在是一值得商榷的問題。

首先可以確定的是，大家所關心的是電視頻道上所播出來的內容，也就是電視台經營者所生產出來的節目內容，必須是符合公益，必須是獨立於黨政軍以及特定私利團體的；這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，其他都是手段。而要達到這目的，必要條件是要有公共監督，以及建立媒體經營專業上的自主權。至於電視台的所有權以及經營權應該具有何種形式，則就應該是看何種形式最能達到如此的結果而定。

電視台所有權形式應該如何才能達到我們所要的目的？這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是很簡單。有些人以為將官股釋出，將「股權大眾化」就會達到目的，這恐怕值得商榷。將官股釋出其實就是「私有化」，但是在現行制度下，私有化必然是財團化，並且是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財團才能得手，至今國營事業所謂的「民營化」都成為「威京化」就是最好的明証。

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，「股權大眾化」都只能是一個表象，沒有實質意義，因為股權分散的情況下，持股大眾（散戶）不會關心公司的經營權，持有少數股份的財團很容易取得控制權，並且這情形絕非台灣獨有，世界上其他有公開股市的經濟體皆是如此，難以改變。所以可以確定的是，股權大眾化絕不會帶來公共監督的效果。

或許有人認為財團化並無不妥之處，但是若要私有化能夠帶來好處，其先決條件是：1) 私有化過程不會「威京化」；2) 私有化之後該產業會維持相當高的競爭性；3) 該產業不具特殊的公共性。但是在現在三家電視台的特殊情況下，這些條件都不會符合。

首先，我們沒有任何把握這次私有化能夠避免任何形式的「威京化」，不讓三台落入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財團手中。資產逾千億而只是生產鋼鐵的中鋼都難逃威京化的命運，更何況三台？國民黨為了維護政權，它繼續掌控大眾媒體的企圖，絕對遠超過它對鋼鐵業的欲望。在現在條件下私有化，必然只是將黨國的影響力地下化、私有化而已，讓它能更方便的不受公共監督！黨國對於「釋股」的抗拒比較不大必然是有其原因的。

再則，無線電視台這產業，因為頻道有限並且所需資本龐大，必然會有它特殊的寡佔性質，並且這產業所生產的產品又具有特殊的公共性，具有社會公器的性質；在此情況下，我們不能寄望在將三台產權私有化之後，純粹的市場運作會帶來我們所要的結果。

前幾年台灣報業解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解禁之後，兩大報的寡佔地位不但沒有鬆動反而更為鞏固，而其他稍微能與兩大報競爭的報紙背後必有財團支持，而這些純粹私有的報紙，在它們的新聞報導的處理上，常出現赤裸裸的為某些利益護航的動作，與我們所想要的「符合公益，獨立於黨政軍以及特定私利團體」距離甚遠，以致使人無法看出它們產權的私有化或財團化，與產權的黨政軍化，在效果上有什麼太大的差異；但私有的形式使得它們以「中立」的假象出現，更具有欺騙性。

去年自立報系產權轉移時，所引起的爭議也有很大的意義，當時大家所恐懼的就是新財團主人將干預新聞自主，而那時自立員工所發起的「新聞自主公約」，若真正能夠落實，才能真正達到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。這抗爭也顯現了問題並不只是在於產權誰屬。

當然我們絕不是認為產權不要變動，而是認為單單產權的變動無法達成目的。無論產權誰屬，我們都應該以加強公共監督、建立編採自主權為主要目標。在目前，政大馮建三教授所提議的先讓國民黨撤出中視，先只是拍賣中視的股權，而台視與華視的則暫緩待以後定奪，應該是比較切合實際的作法；因為在形式上無論如何，政黨私有電台的產權形式是不應容許的。而對於另外兩台，一方面因為拍賣公產為難以挽回的措施，本來就應該審慎為之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現今條件難以防止「威京化」，所以暫緩進行應該比較合理，同時這兩台產權形式上具有公共性，比較有可能以公共監督的力量，來落實這個原來就該存在的「公共性」。在現今環境下匆促釋股，恐怕難逃威京化之命運，更無法在實質上達到黨政軍退出三台的目的。

原載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自立早報